

福安 25 亿元民间标会崩盘调查

本报记者 北望

2003 年底,福安的标会就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,当时也传出风声,说政府要打击标会。但新年过后,所有人发现相安无事,欲望再一次战胜了理智,疯狂的“钱生钱”游戏重新上演,终于酿成悲剧。

六月的福安,正处在痛苦而迟缓的苏醒之中。

这个曾经是宁德地区所在地的城市,凭借着电机业和拆船业,成为闽东经济重镇。而今其民间经济处于泡沫破灭之后的严重失血状态。

“它(标会)影响了福安 80%的家庭,”一位当地金融机构的人士说道,他本人也是标会的受害者。

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当地的社会治安,此前,这个总人口 65 万的小城市已经发生过数十起暴力事件。

街头张贴着福安市公安机关“打击借‘倒会’之机扰乱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”:禁止采取威胁、恐吓、绑架、雇佣打手等非法手段追讨会款、禁止借机哄抢财物、实施“打、砸、抢”。

所有这一切,都源于涉及金额 25 亿元的地下标会的崩盘。

“标会”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互助筹资方式,西方把它称为“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”,意为“轮转储蓄与信贷协会”,它通常建立在亲情、友情等血缘、地缘关系上。

一个 11 人的万元标会是这样运行的:由发起人(会头)邀请 10 个亲友(会脚)参加,约定每人每月拿出 1000 元会钱“做会”,第一个月,总计 1 万元的会钱举行竞标,如果一个会脚出的利息(也称标金)最高(如 300 元),则当期的总会款 1 万元交给该会脚,但是该会脚在以后的每个月都要缴纳 1300 元的会钱,而到第二个月,总会款成了 10300 元,以此类推,直到标会结束,没有竞标的会脚就赚取他人竞标时出的利息,越往后收益越高。

会头要承担会钱筹集、追缴、竞标等工作,作为回报,所有的会脚在入会的时候要缴纳一次会款,即 1000 元/人,总计 1 万元交给会头免费使用,直到标会结束时再发还给会脚。如果会头也参加竞标的话,那么竞标后的第二个月他也一样要交纳会钱。

福安的“标会”基本上是遵循这套规则运行的,最早是“月会”,然后是“半月会”、“十日会”、“五日会”,最后到“日会”,直至轰然倒塌。

集体癔症

福安的标会早已有之,据介绍,早在 1992 年的时候,当地就已经崩过一次会,当时每个会平均的资金规模在几十万元之间,最大的也就一百多万元。但是标会的崩盘还是带来了巨大的创伤,“清会”整整花了四年时间。

1999 年,福安的经济初步恢复元气,“标会”又卷土重来。也许是接受了几年前的教训,刚开始的标会都是月会,入会的人也不太多,每个会员的会钱在数百元到几千元之间。

2003 年,国内的普遍缺电为福安的电机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机会,福安的电机开始畅销全国,电机厂的老板们发现,他们卖一台电机竟然可以赚到一万元到两万元的纯利,“只要开足马力,钱财就

滚滚而来。”

财富的讯息让人们开始冲动，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毕竟是少数，另外没有抓住机会的人感到眼红心热。

标会在这个时候提供了另外一种“一夜暴富”的机会。

26岁的陈燕(化名)是福安一个服装店的老板，1999年开始经商，在生意刚起步的时候，她通过参加亲戚朋友组成的月会，获得了两万元的启动资金，几年下来，她的服装店给她带来了几万元的积蓄。

“一开始很正常，会里都是熟人，外面的人是不能介入的。”但是到2003年下半年，事情开始起了变化。

陈燕发现，除了自己，会里的其他人好像都突然富裕起来了，仔细一问才得知，这些人除了参加“月会”外，还参加了“半月会”，会里的一些成员甚至用标来的钱参加其他“半月会”。

再往后，标会的时间越来越紧凑，从“十日会”到“五日会”，最后变成了疯狂的“日会”。

陈燕发现，那些参加“日会”的人，获得了惊人的高息，有时候一万元的日会，标金高达40—50元。身边的一个朋友在交纳30万元会钱后，一个月竟然获得了15万元的回报。

“每个人都知道最后会倒掉，但是谁都认为没那么快，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”陈燕说。

2003年底，陈燕终于下定决心，卖掉了自己的服装店，加上储蓄和向亲戚借的钱，共计13万元，参加了一个“半月会”，交了6个月的会款后，共计获息6.1万元。

最后的崩盘发生在5月18日，福安当地的第二大“会头”李住投案自首，这个40岁左右的女人是经受不了会脚的追债而投案的，据称她的会总金额达到1.3亿元，李住在做会前，是宁德市医药公司福安采购站的职工。对她来说，拘留所可能是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，她价值百万元的别墅被愤怒的会脚们砸了个稀巴烂，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搬走，走入满目疮痍的别墅，还能依稀能够感受到当初的豪华阔气。她的会脚们说，在投案前，李住已经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女送到了国外。

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，公安机关从李住家中抄出了一张欠条，高达1560万元。“这是目前福安已知的、金额最大的欠条。”

会头李住的投案，是因为她的一个“会脚”江翰文在5月初的出逃，江翰文又是另外一个标会的“会头”。这就形成了“会中会”。

除了会中会外，小会的会头参加大会，大会的会头参加更大的会，会套会，形成了一个金字塔，资金不断向顶端聚集。

正是这种“会中会”、“会套会”形成了一个连环套，一环断裂，集体崩盘。

“一夜之间就瘫痪了，很多会头都找不到了。”一名会脚说道。

福安最大的标会“会首”叫陈丽萱，她的会金额高达3亿元。据她的会脚介绍，陈丽萱今年27岁，当地人都叫她陈丽萍，陈原来无固定职业，依靠做会，令人惊讶地成为了福安市的人大代表。据她的一名会脚说，当时福安某街道要投8万元建一个公厕，街道办拿不出这笔钱，陈丽萍非常大方地垫付了，因此被选上了人大代表。陈丽萍现在也已经身陷囹圄。

陈丽萍和李住只是已知的会头中涉及金额最大的，至于是否还有未知的更大的会头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但是记者调查获悉，仅仅福安城北街道办事处调查登记的金额达500万元以上的会头已达27人。

福安的标会总金额到底达到多少，目前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，一个认可度较高的说法是总金额约25亿元，这相当于当地财政收入的10余倍，2003年福安的财政收入也不过2.3亿元。

赌场、资金的“黑洞”

是什么造成了“标会”的崩盘？

所有被采访对象的回答出奇地一致：“是赌场”，赌场造成了标会的疯狂，最后导致了崩盘。

福安的地下赌场在当地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，到现在已经有三四年历史了。最早的赌场开设在福安市赛歧镇的象环村，其幕后老板是绰号叫“弟弟头”的人物，据称此人精明干练，出手阔绰。“弟弟头”最为显著的标志是其拥有一部车牌为“闽 A 33333”的 760 型宝马轿车，此款车售价在 200 万以上，而其特殊号码的车牌，据称花费了“弟弟头”30 万元。

赌场的地点经常更换，包括福安的各个乡镇，还有福安市周围的山上，有一段时间就设在“弟弟头”在城内的老房子里，这房子离弟弟头名为“豪景园”的豪华别墅仅有数百米之遥。每次赌场开张时，约有 20 多名马仔看场，每个人都配备对讲机，主要分布在各个路口观察，一有警察或者陌生人出没，马上通知场内人员散去。

马仔们看场的报酬是每天 200 元人民币，如果遇上公安机关抓赌，马仔们被抓进看守所以后，每天还能获得 500 元的额外补贴，因此，不少马仔都愿意被抓。

“如果没有熟人带路，根本进不了赌场”，一名熟悉内情的人士说道，要进赌场，要经过三道关卡。

赌场内往往只有一张桌子，玩 32 张牌，四名玩家摸牌，其他玩家分别下注，人数往往能达到一两百人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参与赌博，有人下注、有好事者观看、场内甚至有卖方便面、茶叶蛋的。

“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了。”一名坦言自己去过赌场的人士说道。

赌资的多少和参加人数有关，多的时候一天台面上的赌资可达五六百万元，少的时候几十万元。一个在当地传为笑谈的故事说，一个赌徒到某个地下赌场赌博，那人将仅有的 9000 元作一注押了下去，没想到竟被庄家呵斥“把零钱拿开”，原来这个赌场每注要 1 万元整起押。

赌场的抽成是赢了抽 7%，输了抽 6%，如果先输了 10 万元，后来又赢回这 10 万元，就必须付给赌场老板共计 1.3 万元的抽头。

除了“弟弟头”的赌场外，也有其他赌场，但是据说如果在弟弟头的赌场赌博被抓获，“赌场保证你只会被罚款，不会被劳改，罚款和被没收的赌资都由赌场出”。由于其“信誉良好”，吸引了多数赌客前往。

“弟弟头”并不是独占所有的好处，他在赌场中的股份是 50%，其余分给他手下几十名大大小小的赌徒，他需要靠这些赌徒来活跃赌场，吸引赌客。

江翰文也是一个赌徒，他在输钱之后就参加了李住的标会，用标来的钱还赌债。知情人士称，李住的会中，一半左右是赌徒，另外一半则是梦想发财的人们，这些赌徒以高息标走会款带到赌场，然后全体会员只能寄希望于他的手气。

为了筹集赌资，标会在某些人的操纵下，从月会变成了“日会”，为的是能够更快地抽血，来养活赌场。

还有一部分会钱则进入赌场外围，用于放高利贷，专门借给那些赌徒。据称每万元高利贷每天的利息是 200—300 元，隔夜 400 元。

如果一个赌徒输光了，放贷的人还会把钱继续借给他，指望他赢回来，才能偿还债务。

随着标会的崩盘，福安的地下赌场也偃旗息鼓，“弟弟头”自然也不知去向。

福安市公安机关目前正对在逃的八个会头进行通缉，这八个人包括最早出逃的江翰文以及陈成贵、肖秋华等，其名单曾在当地电视台播出过，据称，这八个会头涉及的金额都在千万元以上。

记者在福安看到的政府相关公告，如《关于民间标会相关法律知识问答》、《福安市公安局通告》等，落款的日期都是 2004 年 6 月 1 日或者更晚。

创伤难平

“现在福安的十个人，有九个都在吞咽苦果。”陈燕说。

陈燕的13万元会款加上6.1万元的利息已经荡然无存。但是她还是觉得庆幸：毕竟没有像其他人一样，用标会的钱来参会，“很多人现在只能天天躲在家里哭，出门就可能因别人用极端手段逼债遭到不测”，陈燕说这话时候，泪水在眼圈里打转。她准备再开一家服装店，赚钱还欠债。

但是，她的前途也并不乐观。

2004年2月份到4月份，是标会最疯狂的时候，福安仅有的三家准星级酒店日日爆满，在这里的餐厅吃饭要提前预订，所有的卡拉OK、歌舞厅都挤满了人，所有人都在挥霍，甚至像样一点的招待所都爆满，人们都不愿意住在家里，更愿意住到酒店去，“没有人把钱当回事”。

“如果你在5月初来，绝对没有地方住。”一名被采访对象告诉记者。

也就是在那段时间，福安涌现了很多好车，仅宝马就有十余辆，一间价格在40万元左右的店面，也被炒到了100多万元。

当地一位官员说：“福安的GDP在福建排名约35位，但是消费水平排名第八。”

但是，现在已经一落千丈了，饭店生意大不如前了，三家酒店入住率不到50%，受损最惨重的，就是存款在10万—50万元的家庭，不少家庭的财产在一夜之间成了泡影。这些钱的去向，除了挥霍，主要是被赌场这个漩涡吸走。

2003年底，福安的标会就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，当时也传出风声，说政府要打击标会。年关临近，大家发现手头都很紧张，于是互相打欠条，以求顺利渡过难关。

而开地下赌场的“弟弟头”，在2003年底也曾经被宁德地区公安部门捕获归案。但是在交纳罚款数十万元后被释放。

“如果当时能够停止下来，慢慢消化这部分债务，也许不会这么惨。”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说。

新年过后，所有人发现相安无事，欲望再一次战胜了理智，疯狂的“钱生钱”游戏重新上演，终于酿成悲剧。

金融系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，一位金融机构人士透露，在标会最盛行时，福安市农村信用联社的存款余额从6亿元降到了5.2亿元，由于四大行从乡镇一级收缩，农村信用联社的资金主要来自农村，农村尚且如此，在城市中的四大行和商业银行受到多大影响就不得而知了。

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重创，标会崩盘后，那些因为无力偿还债务被债主雇人伤害的会脚或者会头们，身体上的创伤将会陪伴他们往后的日子，而因为负债家庭分裂的悲剧也将不断上演，会中会形成的三角债，已经让许多亲戚、邻里之间反目为仇。

过去曾经是企业融资渠道之一的“标会”，现在已经令人谈虎色变了。

2003年，福安的电机产业产值约30亿元，是否有企业参与标会还不得而知，但是对地下标会崩盘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已经呈现，“银行已经不敢把钱贷给我们了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贷款是用来做实业还是用来做会”，一家在当地颇有名气的电机厂总经理说道。

重建社会的信用体系，需要更长的时间。